阉割壮汉

Posted on [16 五月 2018](https://xyparadise.wordpress.com/2018/05/16/%E9%98%89%E5%89%B2%E5%A3%AE%E6%B1%89/) by [Agon](https://xyparadise.wordpress.com/author/777bvd/)

明朝末年，魏阉专政，朝廷四野人人自危，魏阉夺得大权后，控制了东厂和西厂两大特务机关，收养大批孤儿留作己用，名义上这些孤儿是魏忠贤的干儿子，实则都是他的爪牙，替他为非作歹的帮手而已。侯方域是魏忠贤干儿子中年级最大的，也是魏忠贤最赏识的干儿子。侯方域出自书香门第，自幼爱好习武，饱读诗书，喜欢游历祖国河山，12岁那年跟随大型商队外出游历，历经13年才回归故里，可是回到家中时，家中已经败落。

原来，侯方域的父亲也在朝为官，无奈为人耿直清廉，不肯追随魏阉，最终被魏阉用计迫害，满门抄斩，最终嫁祸给朝中他的头号敌人孔尚任身上。侯方域因游历西域，逃过一劫，所以当魏阉听到侯方域还活着的时候，不免一阵坐立难安，不过后来想了想，自己的手段完美无缺，知情的人都被处死了，所以现在世人都认为是孔尚任陷害弄得侯氏一门灭族的，所以魏忠贤也就心安了，又听说这侯方域饱读诗书，一身好武艺无人能及，这样的人才不留为己用实在是太浪费了，所以当侯方域在京城举目无亲的最艰难时刻，魏忠贤出现了，将侯氏灭门添油加醋一番，又以重礼为诱，最终招侯方域为门下，就这样侯方域成了魏忠贤的第一个干儿子。

时光飞逝，4年时间弹指一挥间，侯方域自从25岁返京，如今4年过去了，29岁的侯方域4年间被魏忠贤训练的嚣张跋扈，视生命如草芥，完全是第二个魏忠贤，心狠手辣不在魏忠贤之下。 自古秦淮多美女，这里是扬州城，三月刚过，百花起开。扬州城里车水马龙，热闹非常。

“哎呦，姑娘们，快看看谁来了，这不是侯大爷嘛，姑娘们快下来招呼侯大爷了，这可是贵客，小心招呼着，可别怠慢了，香君人在哪里，快叫她出来，侯大爷今天特地冲着她的面子来的。”

万花楼的李妈妈一顿尖叫，顿时万花楼里像开锅的热水一样，瞬间炸了开来。

话说这侯方域，虽然人品不怎么样，心狠手辣的，但是从外界条件来讲，他的干爹是魏忠贤，满朝文武为首是詹，那才叫真正的位高权重，从自身条件上来讲，这侯方域身高八尺（也就是1米85），相貌英俊粗犷，因自幼习武，一身结实的肌肉，到哪都散发着浓浓的男人味，男性荷尔蒙的魅力足以叫良家妇女现身，何况这些青楼作践的妓女呢。

今天是万花楼花魁李香君开苞的日子，这李香君是个大美人声名远播，所以几天前就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采花郎。而这侯方域到不是特地为李香君来的，他是外出办事，路过此地，碰巧听说了这么件事，所以就留下来凑个热闹。侯方域并不缺女人，在京城女人他多了去了，玩过的不下上千，也有成百了，哪家姿色不错的女人，直接抓来就是，所以侯方域跨下的阳具也是身经百战的。侯方域被众多庸脂俗粉围着伺候，陆陆续续万花楼里高朋满座，场面也算的上人山人海了，可见这李香君的名号确实响。“各位客官请静一静”，李妈妈亮嗓大喊一声：“多谢各位官人捧场，今天是我们万花楼花魁李香君的开苞之日，香君的美名远播，姿色自然是傲立于世的上上之选，照秦淮规矩，底价10000两，每次加价不少于500两，那么现在请我们香君小姐出来，最终价高者可称为香君的入幕之宾。”

话毕，后方二楼的珠帘慢慢的撩开了，李香君拿着一把桃花扇缓缓走了出来。果然是个倾国倾城的大美人，侯方域心想，哼今天晚上就让本公子为你开苞吧。侯方域悄悄的对身边的人说了几句，就坐下来静静的等待着叫价的结果。“17万两一次，17万两2次，还有没有加价的了？”，“18万两”。叫价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只有侯方域跟另外一名孔公子还在互相拼着，无奈侯方域只是外出办事，银子带的并不多，最终败了。侯方域对手下招了招手，直接走上了2楼，进了李香君的闺房，突然万花楼被锦衣卫团团包围，刚才和侯方域拼价的那位孔公子直接被乱刀砍死，吓得李妈妈敢怒不敢言，就这侯方域成了李香君的入幕之宾。侯方域步入李香君的闺房，见李香君坐在桌子前，也未起身相迎，原来李香君是中意那个孔公子的，2人早已商量好，赎身的，可是被侯方域一搅合，加上孔公子也被乱刀砍死，李香君心中很是不快。侯方域看到李香君竟然无动于衷，勃然大怒，将桌子一脚踢翻，抓起李香君就往床上一扔，飞身也上了床，几下就将李香君的衣物撕光，李香君一个柔弱女子，怎是侯方域这种武夫的对手。侯方域用嘴咬着李香君胸前的2粒樱桃，又把手伸进李香君下面的淫洞又掏又挖，弄的李香君阵阵轻颤，特别舒服。侯方域将上衣扯了下来，露出强壮的胸肌和腹肌，看的李香君一阵眼花缭乱，心中无限感慨，这才叫真正的男人啊，哪是姓孔的那种小白脸可比的，李香君痴痴的摸着侯方域光滑赤裸的胸肌，然后划到小腹，接着迫不及待的将侯方域的裤带解开，脱下侯方域的裤子，侯方域的大鸡巴早已勃起，直接弹了出来，在李香君的眼前一段乱颤，哇，眼前的大阳具令李香君一阵发寒，大概35厘米左右的长度，有手腕大小一般粗，前面的大龟头像鹅蛋一样大一样光滑，整个茎柱上青筋毕露杀气腾腾，大阳具拖着一个大大的阴囊，里面2个像鹅蛋一样大小饱满硕大的卵蛋，在侯方域胯下轻轻的晃动。李香君努力的想将小口张大，好好为侯方域服务下，无奈侯方域的大鸡巴实在是太大，弄的侯方域并不舒服，侯方域直接将李香君抱了起来，将自己粗大的阳具，对准李香君娇小的淫洞就插了进去，“啊”李香君痛的轻哼，这李香君之前与孔公子暗中私通，被操的次数也不算少了，可是孔公子那种小白脸根本无法与侯方域相比，这才叫真正的开苞，这种感觉令李香君痴迷，只能无助的攀附在侯方域身上。侯方域将李香君的上身放到床边上，抬起李香君的两条大腿抽插起来，淫水顺着侯方域的大鸡巴流到地上，淌了一地，约莫4个时辰之后，侯方域才打开精关，将浓浓的阳精射在李香君的淫洞里，2人都满足的不得了。一直到侯方域回京之前，侯方域天天都会来万花楼与李香君约会。

回到京城之后，侯方域还在想着李香君，想着自己用粗大的鸡巴狠狠的操她。侯方域回去向魏忠贤禀报南下所办之事，一切顺利，请魏忠贤放心，因心中挂念这李香君，又回味2人疯狂做爱的情景，所以显得心不在焉，虽然有袍子挡着，可是侯方域的裤裆早就支了起来，像个帐篷一样，裤子都快被撑破了。“这次南下，就没发生点什么特别的事吗？”魏忠贤冷冷的问道，“没有”侯方域站在魏忠贤身旁，却盯着前方的石板地，头都没抬的说，“大胆”魏忠贤一声厉喝，侯方域这才回过神来，看看魏忠贤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慢慢的站直了身子。魏忠贤瞪了一眼侯方域，却看到了侯方域下体那里高高的撑了起来，魏忠贤起的发抖：“跪下。”侯方域吓得连忙跪下，“你到扬州是不是为了一个女人争锋吃醋去了，还杀了一个人。”无非就是个人，侯方域以为什么大惊小怪的事呢，就回答说是。碰一声，魏忠贤将手中端着的茶杯摔在侯方域前面的地上，“你，你这个畜生，你坏了我的大事，你知道你杀的那个人是谁吗，你说你杀谁不好，你竟然杀了孔尚任的孙子，人家已经兴师问罪到门上来了。”侯方域一听大惊，连忙说：“义父救我，儿臣知罪。”魏忠贤定定的看了侯方域许久，心中也满是纠结，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姓孔的定是不能善罢甘休了，可是交出侯方域自己也是万般不情愿的，魏忠贤看着下面的侯方域，自己亲自培养4年的人，收了那么多干儿子中也只有侯方域一人令自己满意，可是现在还不是与姓孔的撕破脸皮的时候，这该如何是好呢，也不怪姓孔的生气，孔家也就这么一个孙子了，如今死了岂不是断了香火，断子绝孙，魏忠贤想着断了香火，断子绝孙终于拿定了主意。“来人，把他给我绑起来，然后去请孔大人过来，说侯方域这个孽子回来了，本座今天清理门户给孔大人个交代。”从外面进来2个人拿绳子就将侯方域绑了起来，“义父”侯方域喊道，“把他给我关进密室里，一会孔大人来了以后再做定夺吧。”魏忠贤无奈的说到，其实也是自己不忍心看到侯方域被绑起来的样子。

阉割壮汉2

没过多久，就看到孔尚任风尘仆仆的赶了过来，“那个畜生在哪里？”孔尚任连招呼也没跟魏忠贤打，劈头就问。“孔大人，快坐，我那孽子就在后屋的密室里，本座说会给孔大人一个交代，就一定说到做到。”“哼，那是最好，本官到要看看你拿什么给本官交代。”孔尚任冷哼。“孔大人子孙遭此劫难是我教子无方所致，到头来最终弄的孔大人断了香火。”魏忠贤喝了口茶说到。“断了香火，你也知道断了香火，那是我唯一的孙子。”孔尚任看了一眼魏忠贤，笑说到：“哼，你确实知道什么是断了香火。”“你！”魏忠贤本想发作，却为了侯方域忍下了，“孔大人，你我同在朝为官，撕破脸皮对谁都不好，本座今天可是很有诚意的邀请孔大人一起来商讨的。”孔尚任想了想，现在却也不是撕破脸皮的时候，但是也心有不甘，恨恨的说：“你有什么给本官交代的”“呵呵，孔大人，其实对您那不争气的孙子，想必孔大人也很是头疼吧，孔大人生气之事无非是孔家断了香火而已。其实您儿子正值壮年，再娶几房小妾生几个孙子，这说到香火其实也并不算是断了。至于本座所说的交代呢，既然大人这不平是从断了香火上来，咱也就从断了香火上办。侯方域这孽子也30岁了，跟了我这么多年也没有留下一嗣半子，本座今天为了给孔大人一个交代，叫人阉了他，以平孔大人断了香火之怨，大人以为如何？”孔尚任仔细斟酌了下魏忠贤所说的话，却是也是在理，自己那不争气的孙子自己也恨不得打死，既然已经这样了不如就按魏忠贤所说的办，“哼，既然魏公公有此诚意，本官也不便说什么了，就按魏公公所说的办，不过本官这把年纪了，也不在乎什么了，所以本官要亲自看着侯方域受阉。”魏忠贤点了点头说：“本座正有此意，一解孔大人心头之恨。”语毕两人一起向密室走去。侯方域被绑在密室的中柱上，屋内漆黑，只有微微一丝亮光，这时门开了，看到魏忠贤和孔尚任一起走进密室来。魏忠贤和孔尚任信步走到密室内的主座和次座上，魏忠贤身旁的随身护卫拿出火折子点燃了密室内的蜡烛，然后叫人来来回回开始往密室里搬东西。侯方域看到孔尚任和魏忠贤就坐后，侯方域叫了魏忠贤一声义父，魏忠贤没有答声，到是孔尚任重重一声冷哼。因为绑在柱子上，侯方域看不到锦衣卫往密室里搬什么，只知道来来回回了许多次，然后留了大概7个人在密室内，其他人退出了密室，并将密室内的门窗都锁严，只留了一个通风口而已。侯方域心里诧异，不知道会如何处置自己，不过有魏忠贤在，想必没什么大事。“哎”魏忠贤叹了口气说道：“你这个孽子，本座教导你多年，无奈你劣性不改，到处惹是生非，本座今天再不给你点教训，怕你以后死到临头都不自知。本座在朝一向口碑不错，本座今天不办了你，只怕也无法给孔大人一个交代。”“义父，儿臣知错了，请义父开恩啊，义父，儿臣错了。”魏忠贤微微的侧过脸去，还是有些不忍心啊，但是也无可奈何，抬起右手对手下打了个手势说道：“阉了吧。”侯方域一听，阉了，要阉了自己，低头往自己的下体看去，刚才还在回味着与李香君云雨的香艳画面，裤子还在撑起，现在要阉了自己，自己以后拿什么去玩女人，想到这侯方域连忙求饶：“义父，儿臣错了，李大人，小人罪该万死，义父开恩啊，李大人饶了小的吧。”后面3个锦衣卫来到侯方域面前，其中一个人手里拿了个竹棒，捏开侯方域的嘴，塞了上去，侯方域只能恩恩啊啊，说不出话来。另外2个人蹲下身用力分开侯方域的双腿，让侯方域成半蹲的姿势，然后用绳子把侯方域的双脚绑在地面的铁圈上，让侯方域无法合并双腿后，退了下去。塞竹棒的那个锦衣卫见侯方域固定好后，用手解开侯方域腰间的腰带，然后把侯方域的长袍撕开，露出侯方域里面结实强壮的胸膛。孔尚任看的直吞口水，心中不禁感慨，这魏忠贤果然收了不少人才啊，这侯方域面貌英俊粗犷，一看就是男人中的男人，身高八尺（1.85米），伟岸非凡，常年习武浑身肌肉蛩结厚实，如果不是跟魏忠贤学坏，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啊可惜。这时锦衣卫将侯方域的裤带解开，连里面的亵裤和外裤一起撕开扒了下来，让侯方域的下身整个暴露在空气中。孔尚任大惊，直勾勾的看着侯方域的下体，感慨万千，这是果然是人中之龙啊，侯方域的鸡巴拉耸着，微微一点勃起，应该\*是刚才在回味与李香君云雨时的反应还没下去，整个鸡巴大概35厘米长，粗足有婴儿手腕大小粗，上面青筋密布，杀气腾腾，紫黑色光亮的大龟头完全暴露在外面，一点包皮都没有，跨下的子孙袋足有婴儿头大小，里面鼓鼓的想必卵蛋最少也有鹅蛋大小吧，哎人中之龙啊，可惜本性太坏，孔尚任无奈的想着。“孔大人，九千岁。”锦衣卫喊道，魏忠贤定定的看着侯方域，心中也是感慨万千。“小人要为公子捏裆，可以开始了吗？”魏忠贤无奈的点点头，孔尚任接道：“捏吧，让他知道自己的错到底是从哪出的。”锦衣卫看了看侯方域，蹲下身来，上身与侯方域下身持平，正好对着侯方域下体的部位。锦衣卫伸出左手撸起了侯方域的大鸡巴，又用右手摩擦侯方域的大龟头，右手指在侯方域的马眼上来回的摩挲着，过了一会，侯方域起了反应，鸡巴变的硬了起来。因为整个下体暴露在空气中，侯方域的子孙袋缩在一起，让子孙袋看起来更加浑圆饱满。这时锦衣卫用右手攥住侯方域阴囊的根部，然后下移，让侯方域的两颗硕大的卵蛋更集中，左手变成手掌拖着侯方域整个阴囊揉捏起来，柔了好一会，见侯方域的阴囊松弛点后，便喊了另外一个锦衣卫过来，因为侯方域的阴囊和卵蛋太大，一个人不好捏。只见2个锦衣卫分别蹲在侯方域的左右腿边，让开视线，好让孔尚任和魏忠贤看的清楚，然后一人伸出一只手掌，人别放在侯方域左侧和后侧卵蛋处，用虎口卡住阴囊的边缘，拇指在阴囊前方，其余四指并住，拇指向后面四指靠拢，然后下滑挤压侯方域的大卵蛋，让卵蛋从拇指和其余四指之间的虎口处划过，当拇指划到卵蛋中央时，用力按下卵蛋，让卵蛋挤压上去。2个锦衣卫配合默契，几乎在同一时间，侯方域的2个鹅蛋大的卵蛋从2人的手掌中划过，侯方域感觉一阵剧痛从下体传来，卵蛋被捏的疼痛像内伤一样无法忍受，侯方域开始挣扎起来，左右的摇晃脑袋，双腿的膝关节向内并拢，可是脚被绑住无法合并，没挣扎几下，侯方域的卵蛋又一次的从2个锦衣卫的手中划过，下次疼痛随之而来，侯方域苦苦挣扎着，没捏几下，侯方域就满头大汗。2个锦衣卫有条不紊的为侯方域捏裆，侯方域浑身肌肉都凝结在了一起，浑身肌肉硬梆梆的都涨了起来，汗从额头划过胸膛，再从胸膛划过大腿落到了地上。捏裆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将卵蛋内存着的阳精都捏到精囊上去，然后再将阳精从精囊里打出来，虽然捏裆很痛，但是被捏裆的人鸡巴却反而越来越硬。捏了一会，一个锦衣卫看到侯方域的马眼出有透明的液体溢出，知道第一次捏裆放精可以了，便叫一个锦衣卫端了个干净的白瓷碗过来，放在侯方域马眼的前方，微微倾斜，一个手端着碗，另外一个手开始撸侯方域的鸡巴，3个人紧密的配合着，没撸几下，2个捏裆的锦衣卫就感觉到了侯方域卵蛋的内部的流动，便加快了滑动的频率，撸着侯方域鸡巴的那个锦衣卫也开始加快速度，并用碗边摩擦着侯方域的马眼。3人突然感觉, 侯方域身体一僵，双膝向内微拢，下体上前一倾，一股浓浓的阳精便从马眼处射了出来，浓浓的阳精高速的射向白瓷碗内，都能看到微微溅起的小水花，可见射精的力度是多么的强，3人手中的速度更快了，这样是为了在每一次捏裆放精的时候可以多射一些出来，阳精一股一股的射了出来，足足有25次喷发，才结束了第一次放精，端着碗的锦衣卫仔细的用碗边刮去侯方域马眼处的阳精，然后站起身来，将碗端到魏忠贤和孔尚任中间的桌子上。魏忠贤和孔尚任都怔怔的看着眼前的碗，足足大半碗的阳精，乳白色，浓稠，腥膻，散发着浓浓的男人味，这是侯方域卵蛋内的精华，是侯方域生儿育女的精液，腥膻的味道刺激着2人的神经，充满了淫靡的.气氛。2个捏裆的锦衣卫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还在继续让侯方域的大卵蛋在自己手中滑动着，将里面的阳精捏出来，侯方域刚刚射了一次精，鼻孔不断的喘着粗气，胸膛急速高地起伏着，可是没有喘息的时间，大卵蛋的疼痛不断的从下面传上来，让侯方域痛不欲生，只能不断的挣扎着，本来刚射精应该疲软的大鸡巴反而更硬了。约莫半盏茶的功夫，又看到侯方域的马眼出有透明液体流出，便叫人再拿了一个碗来放精，又是大半碗浓稠、腥膻的阳精射了出来，比起第一碗完全没有渐少的迹象，反而阳精的颜色和腥膻味道更浓了。如此反复捏裆放精好一阵子，陆续端上来15碗阳精了，看的孔尚任和魏忠贤越看越心惊，这人中之龙啊，果然是不同凡响。捏裆的2个锦衣卫手都开始酸痛了，2人放下手来，其中一个锦衣卫伸手到侯方域阴囊后方的会阴处，不断的挤压摩擦，看看裆被捏的什么样了，却发现会阴处的精囊仍然显得很硬，显然还有很多阳精没放出来，便换了另外2人继续捏裆，侯方域渐渐的感觉到两腿之间的子孙袋好像不属于自己了，只能任由别人玩弄，反复揉捏，疼痛仍然不断传来，但是显得让侯方域显得麻木了。终于在换到第三批锦衣卫的时候，侯方域放出的阳精已经淡到看不出乳白色了，量也少了很多，会阴处的精囊也软了下来，锦衣卫手中的大卵蛋虽然还是很坚硬，但是显得柔滑好多，便起身报告魏忠贤，裆捏好了。魏忠贤和孔尚任看着桌子上摆着漫漫一片阳精，足足有40碗，一阵无语，听到手下报告才回过神来，便说了句搜了他的裆吧。侯方域看到锦衣卫都退了下去，捏裆这种酷刑终于完了，自己可以有时间喘口气了，下身子孙袋内的大卵蛋火辣辣的疼，这么长时间的不断摩擦，导致阴囊的外皮都有些红肿，抬起满头

大汗的脑袋，看着前方坐着的魏忠贤和孔尚任无奈自己有口却连话都说不出来，看到前方座子上的白瓷碗，那都是自己的精华呀，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大鸡巴，射了那么多终于疲软了下来，但是长度也足足有30厘米，大龟头还是裸露在空气中。疼痛麻木了侯方域的神经，浑身绷紧的肌肉也终于松弛了下来，侯方域摇了摇头想让自己清醒下，心中一阵苦涩，自己这副雄体，一直都是自己风流的本钱，京城第一猛男也只能非他侯方域莫属，巨大的阳物，一直都是侯方域自负的凭借，多少王族公主拜倒在侯方域的胯下，有多少思春的少女让侯方域开苞满足的欲死欲仙，更有多少风流饥渴的贵妇对侯方域俯首称臣，百依百顺，如今这些都即将远去，自己马上就要被阉了，自己的大鸡巴将被割掉，大卵蛋现在也被蹂躏的红肿疼痛不堪，自己的阳精都被迫挤出来留为以后的纪念了，以后自己的大鸡巴再也感觉不到被樱桃小口吞吐的快感了，再也感觉不到被潮湿嫩滑的淫洞摩擦的舒爽了，还有李香君，可惜啊自己还没有玩够爽够她。 2个锦衣卫从柱子的后方搬了一个类似屏风的东西出来，但是并不高，这个东西就是骟椅，因为侯方域平常并不接触这些，所以根本不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用的。整个骟椅约有1米5左右高，宽也是1米5左右，呈正方形，做椅子的木头都有成人小腿大小粗，下面用好多根木头支撑起来，整体显得非常结实，用斧头也不见得一时半火能劈碎。这时另外一个锦衣卫哪来很长一段白色粗绳，开始在骟椅上一圈一圈的绑了起来，不断的勒紧，最后将骟椅的顶部包上了一层白色的外皮，与骟椅溶于一体，因为有内部的衡量支撑，外部的绳子箍的也非常紧实，所以骟椅看起来就更刺眼。侯方域并不知道眼前的众人在干吗，来来回回的，搬了个奇怪的东西出,来，又在上面绑绳子，却放任自己在这里喘息。没一会，骟椅下方的四条腿也都在地上栓帮完毕，留下2个锦衣卫在扶着骟椅，另外人都来到了侯方域的面前，将侯方域从柱子上解了下来，其中2个锦衣卫连忙将侯方域的2支手臂架住，一个是怕侯方域挣扎逃跑，另外一个是怕侯方域摔倒，另外2个锦衣卫将侯方域身上的碎布彻底撕光，侯方域现在是完全赤裸着身体在密室里，最后一个锦衣卫将侯方域口中的竹棒拿了下来，因为疼痛，侯方域将竹棒上面咬的都是牙印。侯方域终于能说话了，喘着粗气不断的求着魏忠贤和孔尚任：“义父，看在过往的情分上，求您饶了儿臣吧，孔大人，小人知罪，求孔大人放我一马吧，我愿做牛做马侍奉大人。”魏忠贤有些心软可是看孔尚任不见丝毫动摇，也是无可奈何，将侯方域的苦苦哀求当做没听见。“你知道错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现在错了又有什么用，死人能复活吗，既然自己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动手吧。”孔尚任毫不留情的说道。众锦衣卫都在看着

魏忠贤，魏忠贤只能点点头。侯方域腿微微的发抖，几乎站立不住，这时一个锦衣卫拿了一个软木球过来，塞到侯方域嘴里，侯方域被捏裆了很长时间，加上自己挣扎，射精后的虚弱感，现在根本没有力气去挣扎，只能乖乖任人摆布。4个锦衣卫，2个支撑手臂，2个人抬腿，再来一个锦衣卫扶住侯方域的上身，将侯方域抬了起来，然后让侯方域悬浮在骟椅的上空，骑着的姿势。侯方域这才知道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如果自己落下去，那自己的大卵蛋估计会完全被墩碎。侯方域挣扎起来，如果说刚才的捏裆是一种酷刑的话，那现在无疑是判侯方域死刑了，侯方域怎么能不挣扎，无奈力气根本没多少了，再说4个锦衣卫也都是习武的，根本无法撼:

动半分。就这样侯方域在骟椅的上方苦苦挣扎，众人都在看魏忠贤，只要他一声令下，侯方域就会被墩在骟椅上。魏忠贤看了侯方域良久，旁边的孔尚任一直在催促，不得不下这个旨意：“搜了他的裆吧。”4个锦衣卫听到命令后，将侯方域的双腿拉开，抬高，

然后又快又狠的让侯方域的下体墩在了骟椅上，接着4个锦衣卫又迅速拉动侯方域在骟椅的一半滑向另一边。侯方域的眼前猛然一黑

，虽然嘴里有软木球，但是众人还是听到了侯方域撕心裂肺的喊叫声，侯方域口中的软木球掉了下来，众锦衣卫也没有再动手，静静的等待侯方域恢复，密室里一片沉寂，过了一会才看到侯方域眼睛有了焦距，双腿和双手都在颤栗。“摸摸裆，看碎没碎。”魏忠贤吩咐到，“是”

行刑的锦衣卫都在看着侯方域，这是九千岁魏忠贤最为倚重的干儿子，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这些锦衣卫平常多多少少都受过侯方域的气，有幸看到侯方域受次劫难，多多少少有点快活之意，不过面上却不敢表现出来，毕竟侯方域没有死，如今看魏忠贤这样也算迫不得已才要阉了侯方域的，万一此时得罪了侯方域，以后绝对没后好果子吃，没准下一个受阉的就是自己，所以当魏忠贤让他们看看侯方域的卵蛋碎没碎时，大家都是很谨慎，怕得罪了侯方域自己遭殃。

两个锦衣卫将侯方域从骟椅上抬了下来，分别架着侯方域的2只胳膊，侯方域现在根本无法站立，双腿弯曲且分叉着站立，因为不敢并拢双腿，两腿之间的地方仿佛不属于了自己，除了锥心的刺痛，还有火热火热的肿胀。其中一个锦衣卫蹲了下来，双目平视看着侯方域的下体，因为受刑，婴儿手腕粗细的雄茎早已经软了下去，40厘米的大雄茎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蔫的耸在双腿之间，鹅蛋大小的龟头上，微微能看到些许潮湿，因为受刑侯方域的浑身都被汗湿透了，连龟头上都出了细细的汗珠。足有婴儿头大小的阴囊，静静的悬在侯方域的两腿之间，因为刚上过骟椅，阴囊皮有些红肿，但并没有破皮，颜色也只是微微泛些红。锦衣卫抬起双手抓向侯方域的阴囊，要确认侯方域的卵蛋是否被墩碎。隔着阴囊皮，锦衣卫抓到侯方域比鹅蛋还要大的2个雄卵，还在阴囊内滑动，看起来一点事情都没有。

“九千岁，公子的卵蛋并没有破碎。”锦衣卫如实的报给了魏忠贤，“哼”魏忠贤身旁的孔尚任重重的哼了一声，非常不满，魏忠贤听到了孔尚任的不满，但是并没有搭理他，此时魏忠贤更在意侯方域，刚才骟椅上的一刹那，侯方域四肢抽搐，魏忠贤心悬一线，担心侯方域小命不保。过了好一会看到侯方域并无大碍，这才放下心来，这侯方域是自己悉心一手调教出来的，即使不看感情，也算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如果这样被骟椅骟死，自己得不偿失，看来这骟椅是万万不能用了。

“孔大人，莫要生气，本官说要给你个交代，你只管等着看结果就行。”魏忠贤也甚为不满的回了孔尚任一句。因为双方还有利益关系，暂时都没撕破脸皮。侯方域被骟的两眼发黑，浑身止不住的颤抖，双腿无力的支撑着，刚才锥心刺骨的疼痛让浑身都是冷汗，眼前一片模糊，汗水顺着强壮的胸膛往下划。“义父、义父，求求您了，饶过儿臣吧，义父~~”，侯方域无力的恳求着，弄的魏忠贤心里阵阵不忍，“来人把这骟椅给我太下去。”魏忠贤吩咐道，“魏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难倒这就是你给本官的结果吗？”孔尚任拍案而起，“孔大人，本官只是说要让这孽子断子绝孙，但是并不是要他性命，如今他刚受了骟椅，身体肯定是吃不消，再来一下多半是性命不保，希望孔大人也给本官一个面子，直接将他用刀割掉算了。”魏忠贤对着孔尚任淡淡的说到，顺手又拿起桌子上侯方域射出来的阳精看了看，一阵腥膻的味道扑面而来。孔尚任握了握拳头，也没说什么，既然当初就这么定的，自己也不好反驳什么。

两个锦衣卫架着侯方域在一旁休息，让侯方域缓缓神。侯方域还在恳求着魏忠贤，呻吟声凄凉无比。陆陆续续又有人往密室里搬东西。密室里架起了煤炉，将瓷盆放在上面烧热水，一个锦衣卫拿了一柄小骟刀和一块磨刀石细细的磨刀，磨刀的声音像酷刑一样折磨的侯方域，那刀是为自己磨的啊，每磨一下都预示着自己的命根子不保，冷汗顺着侯方域宽阔的额头躺了下来，英俊粗犷的脸上是恐惧的表情。一个锦衣卫拿了块干净的抹布，又端了个瓷盆，装了些温水，弄湿抹布为侯方域擦了擦脸上和身上的汗，让侯方域的神经不在那么绷紧，身体缓过来。又过了一会，骟刀磨好了，魏忠贤示意可以阉了。

两个锦衣卫将侯方域架了起来，侯方域苦苦的挣扎起来，大声的求饶，“义父，不要阉了我，不要阉了我啊，义父放过我吧，孔大人放了我吧。”两个锦衣卫将侯方域的双手绑在了密室的中柱上，又将侯方域贴着中柱大大的叉开了腿，像横批胯一样大大的分开，然后固定住他的双脚，接着将侯方域的袍子完全撕了下来，又用一个皮带将侯方域完全的固定在了密室中柱上，无论侯方域怎么挣扎，都无法晃动身体半分。侯方域后面的蜜穴和硕大的卵蛋卵囊毫无保留的暴漏在了空气冲，魏忠贤和孔尚任看的一清二楚，婴儿头大小的阴囊，微微泛着红色，看起来沉甸甸的，里面硕大的卵蛋，像饱满的果实一样，垂挂在侯方域的双腿之间。一个锦衣卫端来了一个大瓷盆，里面放着热水，又往里放了很多精盐，让精盐融化在水里，然后又用一块干净的抹布站着盐水清洗侯方域的阴囊，并用一把剃刀细细的刮着侯方域的便毛，侯方域的阴毛又浓又密又硬。又过了好一会，终于将阴毛处理完了，此时侯方域的下体看起来更加硕大了，看的孔尚任心里半嫉妒半憎恨，这人中之龙，京城里跟这孽畜好过的女人估计欲死欲仙了，怪不得他奸淫妇女却没人告发呢，看来不仅仅是因为魏忠贤压着了，估计那帮浪女也是食髓知味，盼着这个大东西再次光临呢，哼！洗好侯方域的阴囊，刮净了便毛后，锦衣卫又将骟刀放到热水了煮了好一阵子，消消毒。

锦衣卫带着东西来到了侯方域的身前，在侯方域阴囊的正下方放了一盆干净的热水，又拿了一截干净的牺牲，将侯方域的阴囊紧紧的扎住，然后又将细绳往下撸了撸，让侯方域的卵蛋将阴囊皮绷紧，一会方便阉割。侯方域用余光看到了骟刀反射的青光，心中冲满了绝望，额头上有出了不少冷汗，“呜呜”侯方域止不住的哭了出来，其中一个锦衣卫又拿了一个软木球，放到了侯方域的嘴里，省的一会侯方域疼的咬了舌头。拿着骟刀的锦衣卫在侯方域的身前蹲了下来，旁边还有一个锦衣卫拖着一个白色的磁盘，拿着骟刀的锦衣卫握住侯方域的阴囊，侯方域感觉到自己的卵囊被人抓住开始挣扎，一阵旷荡，嘴里虽然吐出出声但还是呜呜的叫着，汗水和泪水一起流了下来。锦衣卫拿着骟刀在侯方域的阴囊左侧和右侧各划了一个10厘米左右的口子，侯方域还在剧烈的挣扎着，将口子分开，侯方域比鹅蛋还要大，裹着白膜的卵蛋就漏了出来，阴囊上的口子还是开小了，根本无法将卵蛋挤出来，锦衣卫又开了5厘米，然后撸住侯方域的阴囊根部，4指并排握住下方，拇指握住阴囊上方，扣住后，双手猛地向后一拉，侯方域的卵蛋顺着切开的口子，猛的划了出来，硕大嫩白的卵蛋上，白色的筋膜覆盖着，还有嫩红的精索连着卵蛋，感觉到自己的卵蛋被扯了出来，侯方域一顿猛抖，不仅仅是因为疼痛，更是因为恐惧。白色的瓷盘拖住了侯方域悬着的2颗大睾丸，拿着骟刀的锦衣卫看了看侯方域，然后用刀将精索割断，侯方域的2颗大睾丸就被割了下来，落在了下方的瓷盘里。剧痛随之而来，侯方域想开口大喊，但是嘴里含着球根本喊不出来，自己的东西被割了，心中万念俱灰，晕了过去。

锦衣卫将装着侯方域睾丸的瓷盘放到了魏忠贤和孔尚任旁边的桌子上，2人都定定的看着这对从侯方域身上割了下来的东西，像两个白色的大鸭梨静静的放在瓷盘中，周围还有一些流出来的血，2人久久无语，这人中之龙侯方域就这么被骟了，残了，他用身体温养30年的东西就这么被割了下来，他还没有子嗣，这以后真的就是断子绝孙了。“孔大人可还满意？”魏忠贤凉凉的问到，孔尚任久久无语，没有回答魏忠贤，一直盯着瓷盘中那对属于侯方域的东西看着，许久，终于抬手向其中的一个抓起，一只手根本握不住，只能拖着，又用另外一只手将另外一个卵蛋抓起来拖在手里，两只沉甸甸的卵蛋在孔尚任的手里，“来人拿秤砣来，我要称下这对惹祸的东西到底有多少斤两。”孔尚任大笑着说，魏忠贤也没计较，既然阉都阉了，也不在乎他孔尚任再放肆一会，哼等到以后本王也会亲自掂掂里两腿之间的东西到底有多少斤两，魏忠贤恨恨的想着。

几个锦衣卫将侯方域的伤口处理了下，又细细的为他擦拭了身子，就在密室里安置了下来，因为怕受风，所以就在密室中静养，此时的侯方域已经晕厥了，根本不知道孔尚任拿着他的两个骚肉如此嘲讽。秤盘拿来了，孔尚任让人将侯方域的2个大卵蛋称了称，足足有6斤重，“多谢魏大人严明执法，本官在此谢过了，这个孽畜的2个东西本官就带走了，以祭奠我那尸骨未寒的孙子。”魏忠贤一惊，带走？这怎么可以，且不说这侯方域是自己的养子，就是自己也是很有私心想珍藏这一对绝世雄卵的，“孔大人，如今人我也已经阉了，侯方域的子孙也已经断了，本官还希望你好自为之，自己收敛着点，侯方域的东西留下，这也算本官对他的一点补偿，如果孔大人执意要带走，哼本官来日在朝堂上必定会像你讨回。”魏忠贤凉飕飕的说着，“你？”孔尚任心里一颤，看到这魏忠贤是真火了，自己确实也不能过分了，这仇也算报了，不然他日被魏忠贤算计，得不偿失。“哼！”重重一哼，孔尚任甩着袖子走了出去。

魏忠贤将密室里的锦衣卫都潜了出去，密室里就只有他和侯方域2个人了，侯方域躺在床榻上呼吸均匀的睡着，魏忠贤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侯方域的2颗硕大的雄卵，魏忠贤沉思良久，自己心中也挺后悔的，侯方域毕竟是自己的样子，多年父子情分毕竟难以割舍，如今。。。一言难尽啊，终于魏忠贤用一个干净的透明大瓶子将侯方域的2个雄卵装了进去，又将防腐液注满瓶子，然后在用石蜡密封，侯方域的两个大东西就被封了起来。做完这些，魏忠贤将瓶子拖起来细看了很久，自己也很震惊，这侯方域真的是人中之龙的，这么硕大的东西，怕是古往今来也难觅一二啊。看着床榻上躺着的侯方域，如此英俊粗犷，强壮威武的男人，阳刚气息扑鼻，这是自己的养子，如今也被阉割了，这以后估计样貌也会变化很多。魏忠贤身子轻颤，终于他站起身来，走到侯方域的床榻旁，掀开了侯方域盖着的棉被，侯方域赤裸的身体便呈现在魏忠贤的眼前，强壮的身躯，光滑健壮的肌肤，弄的魏忠贤一阵羡慕，胸前2颗黑黝黝的敏感乳头，像诱惑的果实一样刺激这魏忠贤，终于魏忠贤身手捏了捏那对黑色的果实，由于被刮了阴毛，侯方域的阴茎更清楚的呈现出来，魏忠贤地下头来仔细的看了侯方域的阴茎好一会，然后张开了嘴将侯方域的大龟头放在嘴里一顿吸吮，这婴儿手臂大小的人鞭，不断的刺激着魏忠贤。

次日侯方域终于醒来了，感觉到下身一阵疼痛，终于想起来昨天发生了什么。见侯方域醒来了，很快便有人去通知魏忠贤。没一会，魏忠贤就跨进了密室，将锦衣卫都潜了出去。“域儿，还疼吗？”魏忠贤看着侯方域问道。侯方域浑身颤抖，眼泪流了出来，“义父，为什么不救儿臣，儿臣昨天那般苦苦求您？”“域儿不要怪我，我也想救你，可是你杀了孔尚任的孙子，不给他个交代，根本不行啊，如果他不是碍着本王三分面子，只怕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了。”侯方域心里也明白，这次确实是救不得了，怪也只能怪自己，可是香君啊，自己才操了她几回啊，这以后自己拿什么玩女人啊。侯方域心里一阵冰凉，魏忠贤将桌子上装着侯方域卵蛋的那个玻璃瓶拿了过来说到：“本来那孔老贼，想将这对男性之宝带走，为父终于撕破脸要了回来，已经做了防腐，你看看吧，一会为父便要收了起来了，怕你以后看了伤心，为父替你收着吧。”侯方域挣扎着要坐起来，双手颤抖的接过瓶子，透明的瓶子里是透明的防腐液，自己的一对比鹅蛋还大的卵蛋就放在瓶子里。自己从娘胎里出来就用身体温养的一对雄卵，这是自己养了30年的大卵蛋啊，如今被人从下面生生的弯了出来，精血精血，如今只有血再无精了，当初自己用这对雄卵让多少贞女烈妇胯下称臣，心肝情愿的与自己云雨，如今只怕是过往云烟了。自己堂堂八尺壮汉，如今下面没了2个东西，只有前面甩着一个无用的人鞭而已，想硬起来都心有余而力不足。万念俱灰空悲切，身心疲惫加上下体锥心的刺痛，侯方域终于不支的晕了过去，手中还紧紧的抓着那盛放着自己一对硕大雄卵的玻璃瓶。

匆匆数月过去了，这侯方域被骟了两颗硕大的雄卵之后，一直被放在密室中静养。魏忠贤对于侯方域好的不能再好，每天必上密室数次，探视侯方域的伤势，并且还会亲自喂药、百般照顾。每当魏忠贤掀开侯方域身上的棉被，就能看到侯方域那根手腕粗细，40厘米长的大阴茎，拉耸在侯方域的双腿间，虽然并未勃起，但是暴露出来的霸气和杀气，依然让魏忠贤久久不能平静。在那根巨屌的后面，是用细绳系着的阴囊，因为长时间被捆绑，阴囊的神经已经坏死，整个阴囊皮也是紫黑色，既然那对雄卵也已经被生生用刀割了下来，这囊皮也就没什么用了，反而成了累赘，魏忠贤特地从皇宫中找来了外科手术最顶尖的陈太医，给侯方域灌了点麻药后，就将整个阴囊皮切了下来，并且又用针线，将伤口细细的密缝了起来，伤口从侯方域的阴茎根部，一直连到两腿中间，靠着蜜菊穴的会阴处。伤口愈合后，魏忠贤又在皇宫太医院中找来了祛疤神品—白玉生肌膏，给侯方域去疤痕，每次都是魏忠贤亲自给侯方域上药，为了避免伤口周围感染，侯方域经常被刮去阴毛，久而久之，侯方域便养成了这个习惯，加上阴囊内的雄卵被人阉了去，性激素分泌的也少了，阴毛长的也少了，所以侯方域的那根大家伙看起来更加养眼。魏忠贤每次给侯方域上药，都用手左撸一下，右撸一下的，虽然侯方域的卵蛋被人骟了去，但是这根大屌还是完好的，所以受些刺激就硬起来，硬邦邦的像根捣药杵一样，直愣愣的挺在那里。魏忠贤也不戳破，依然是边吃豆腐边给侯方域上药，经过几个月的悉心调养，侯方域两腿之间的那道疤痕已经基本看不到了，仅仅是皮肤比周围的颜色暗了些。

侯方域被阉了以后，无论是魏忠贤这千岁府中的众人，还是在东厂西厂中的那些手下，就是个瞎子也都看出来了，这侯方域在魏忠贤心中的地位不降反升啊，本来这男人被阉了就成了太监，遭众人讥讽嘲笑，但是如今放眼整个朝廷上，谁敢笑一声，保证他全家似无葬身之地，这魏忠贤是什么人呀，阉人呗，如今这侯方域也被阉了卵蛋，跟魏忠贤一样成了阉人，更受魏忠贤器重，如果说以前侯方域只是魏忠贤的养子、狗腿子，那么现在的侯方域绝对是魏忠贤的亲儿子、心肝宝贝，金贵着呢。这几个月魏忠贤忙前忙后，哪样不是为了侯方域，又是亲自照顾，又是找太医的，就连那些知道这次侯方域受宫刑的几个人都被下了封口令，如果敢透露半点风声，绝对是先阉后杀，不仅是那几个锦衣卫，就连孔尚任多多少少也被三五不时的提醒了几次。陈太医说侯方域被骟了雄卵，身体元气损伤，需要大补，这魏忠贤什么鹿茸、虎鞭、狗宝之类的，不要钱的给侯方域吃，又听说吃睾丸能保持侯方域的威猛强壮，男人霸气，这魏忠贤将各种各样的动物卵蛋都做了菜给侯方域吃，又听说吃了人的卵蛋效果会更好，魏忠贤直接将皇宫中的净身房当成了自家的菜市场，那些被阉下来的睾丸，都进了侯方域的肚子，但是宫里阉的都是幼儿，效果非常不明显，这魏忠贤又将目光盯准了衙门里的那些大牢，挑那种身体健壮，25-45之间的精壮汉子，只要犯的罪行差不多的，基本上都判的是宫刑，那些死刑犯也是先阉了再处斩的。魏忠贤和侯方域都在等着这个偏方，让侯方域起死回生，重新将那对大雄卵长出来。

虽说这只是无稽之谈，根本不会再将睾丸长出来，但是每个月固定的吃一对成熟健壮汉子的雄卵，这侯方域的性激素倒是补了个七七八八，加上一些壮阳滋补温养催情药物的辅助，反而让侯方域看起来更加威武，健壮，那光滑的胸膛，皮肤依然是古铜色的，上面两块大胸肌，看这就让人垂涎欲滴，腹部那八块坚如磐石的腹肌，性感都不足以形容，每月补充了大量的性激素，这侯方域男人味更足了，汗液里都能闻出来点精液的腥膻，胡子、体毛和腿毛一点变化都没有，那性感的喉结，每次上下浮动，都性感的叫人尖叫。强壮的雄汉，健壮的臂膀，多想依偎在他的胸膛里，多想和他在床上翻云覆雨，欲死欲仙。这侯方域吃了不少男人下面的东西，加上各种补药的大补，也是欲火难耐，仅靠撸撸根本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又怕别人知道他已经被阉了，所以也不敢去找女人，这时候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人去妓院点了个花魁，进屋之后就将眼睛蒙住，又将四肢绑好，美名其曰是侯方域的新式玩法，这妓院花魁早就领教过侯方域的本事，又浪又湿个不行，哪还介意自己被蒙住双眼，绑住四肢，这侯方域的大屌插进去，就叫这浪花魁爽的浑身直颤，侯方域又时不时又用拳头碰下那花魁的小肚子，模仿阴囊颤动击打的样子，到也没事，这侯方域一玩就爽了6个时辰，那浪花魁爽的几次昏了过去又醒了过来，浪叫的嗓子都哑了，那淫靡的叫声正巧被刚下朝的魏忠贤听到了，便叫来人问了一问，听说是侯方域在操妓女，便笑了笑，看来这偏方果然是有效果。憋了几个月，加上下面2颗卵又被阉了，进补了这么久，侯方域心中的阴霾终于扫除了大半，终于嘶吼着射了出来。被骟了卵蛋，精液已不能叫做精液，没了精液中白色的精子，侯方域的精液呈现的是半透明色，里面大半都是前列腺液，但是射精的舒爽还在，大汗淋漓的畅快也叫侯方域满足的不行，操完便穿上衣服走了出去，那被插到晕厥的浪花魁便叫人抬回了妓院，又给了不少赏钱。

这天中午，侯方域替魏忠贤去西厂办完了事，正好路过西厂附近的四方街，听说那新开了家大酒楼，侯方域几个手下都说那的菜色不错，值得去去。忙了一上午，侯方域确实也饿了，便走了进去。一进门，这酒楼掌柜的看到进来一票锦衣卫，吓的魂差点都丢了，这锦衣卫哪个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生意不能做了到不要紧，这小命丢了可就完了，赶紧过来又是问安又是问好，生怕得罪了这些个活祖宗。“掌柜的，赶紧弄个上好的包厢，我们公子累了，好吃好喝的都赶紧上来。”侯方域没说话，他旁边的手下对着掌柜的来了一句，“对不住啊大人，这本店最好的包厢已经被人包了，现今正在楼上用餐呢。”掌柜的汗涔涔的回答，“不要命了你，你知道你眼前这位是谁吗，无论楼上坐着什么样的人，赶紧给我轰出来，不然小心你的脑袋。”掌柜的一听，吓得连忙跪下磕头，“大人，小的不敢啊，小的实在不敢啊大人，饶过小的吧。”眼前这位得罪不得，楼上那位也是得罪不得啊，掌柜的吓的肝胆俱破，“算了，我亲自上楼看看好了。”侯方域抬手制止了手下，淡淡的说了句，他也挺好奇，楼上到底是哪路神仙，如此阔绰气派。几个人蹬蹬走上楼去，推开包厢的门，侯方域确实愣住了。里面坐着的竟然是孔尚任的儿子孔群，旁边陪酒的竟然是被侯方域玩了6个时辰的浪花魁刘怜香，这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空气中都弥漫着火药味。

这孔群的儿子惨死在侯方域的剑下，而侯方域的雄卵却生生的让孔尚任给割了，双方的血腥恩怨已是难以化解了。侯方域径直走到了酒桌旁坐了下来，也不见外直接拿了酒杯就喝了起来，孔群旁边的浪花魁，此时完全忽略了孔群，心都飞到侯方域的身上去，那又疼又麻又痒的感觉，是其他男人根本无法满足的，看着侯方域的眼神怎么看怎么像诱惑。孔群看到浪花魁这骚样，气就更不打一处来。“哎呦，我说谁那，敢直接闯我的包厢，这不是侯大公子吗，呵呵失敬失敬。”孔群奸笑这说。侯方域依然喝着酒，连理都没有理孔群。孔群也不介意，自己喝的也差不多了，那些剩菜剩饭就当喂狗了。“我说怜香姑娘，呵呵，你知道侯公子是什么人吗，侯公子可是魏忠贤大人的心肝宝贝呀。”孔群笑说到，又吧唧一下亲了一口浪花魁，刘怜香也欲拒还迎的亲了下孔群。“哎呦，瞧我这记性，对不住了侯公子，忘记您还在这了，我不是故意要揭您的伤疤。”孔群笑着对着侯方域敬了杯酒，侯方域依然没搭理孔群，倒是刘怜香问了句：“伤疤？什么伤疤呀侯公子。”“呵呵怜香姑娘，你有所不知呀，刚才咱俩在这亲热刺激到了侯公子，你还不知道吧，侯公子前段时间让魏大人给骟了卵蛋哈哈。”“啊，我说上次侯公子怎么弄了个新式玩法，蒙着奴家的眼睛，原来是怕被人知道。。。”刘怜香大惊失色的说道，不过瞬加就捂住了自己的嘴，知道自己说错话了。砰的一声，侯方域将喝酒的酒杯摔了细碎，眯着眼睛看着孔群，旁边的锦衣卫连忙安抚侯方域，这个锦衣卫是少数知情者的其中一个。孔群喝的烂醉，毫不在意的挖苦侯方域：“怜香姑娘，我跟你说，这侯公子绝对是男人中的男人，那体魄想必你也见识过吧。你有所不知，侯公子天赋异禀，下面那袋东西有婴儿头一样大呢，听说给他捏裆的几个锦衣卫累得半死，足足挤出来20多万阳精呢，撸的那玩意都红肿了，然后有人抬了个骟椅进来，抬起侯公子就做了上去呢，哈哈。”孔群边说着边笑着，这边侯方域双手紧握成拳，气的浑身皮肤都绷紧了。“后来呢？”刘怜香又问了一句，“哈哈，然后我们侯公子就坐了上去，想必那一下的滋味，哈哈不是一般的好受呢。”孔群边说着边看了下侯方域两腿之间，“你知道我们侯公子多么勇猛吗”，孔群接着说到“那一下根本咋地没咋地，这魏大人一看不行，就叫人又抬起来来了一下”孔群添油加醋的说，“听说墩的我们侯公子差点死过去，口吐白沫了，哈哈，侯公子，我很佩服你呢，那种滋味也只有你能受得了。”孔群冲着侯方域一顿奸笑。“那侯公子岂不是被墩碎了？”刘怜香不知死活的又接了句，“怎么可能，我们侯公子是谁啊，2下根本没咋地，后来魏大人看这样下去也不行，就叫人磨刀了。”“磨刀？”“恩，骟椅怎么可能被我们侯公子放在眼里呢哈哈，据说当时10来个人一起才能按住我们的侯大公子呢，被人死死的按住，又被分开了双腿，扒去了衣服，然后又将阴毛给刮干净了呢，接着有人把我们侯大公子的那件东西抓住，用刀划开2个大口子，然后猛的一撸”孔群边说边比划着，“将我们侯大公子的两个惹事的两个大骚肉，就给撸了出来，然后就用刀直接给骟掉了，放在白色的瓷盘里呢，哈哈听说像两个大白馒头一样大呢，啧啧，我们的侯大公子就这样被人骟了卵蛋，哈哈哈哈~”孔群大笑。侯方域忍无可忍，作势就要向孔群扑去，旁边的锦衣卫立即就将侯方域拉住了，“公子，实在是不宜动手，杀了他，怕是九千岁也无法保你。”侯方域瞬间冷静了下来，上次杀了孔群的儿子，自己就被骟了卵蛋，如果这次杀了孔群，怕是干爹也无法保住自己，那自己将来的仇还如何得报，想到这些侯方域慢慢的坐了下来，心里也变的更加冷静了。“哎呦，我说侯大公子，你还想动手啊，你还是再想想吧，别忘了，你下面的那2块骚肉是怎么被人给阉了的，哦我还忘记了，侯大公子还剩条人鞭呢，如果你不想要了提前告诉我一声，我绝对会花个好价钱买下来，天天在手里把玩的。”孔群阴阳怪气的说道，“侯大公子，以后想动手也要掂量掂量自己，是否能承担的起，可惜啊，自己长了30年的东西，就让自己惹祸给人割了去，这以后玩点什么都力不从心啊，我还挺想见识见识侯大公子那对馒头大的卵蛋呢，听说被魏大人保存起来了，改日我一定会去府上拜访。”侯方域实在听不下去了“我们走！”便带着一票人离开了酒楼，耳后依然能听到孔群嘲讽的大笑。

侯方域被孔群一顿嘲讽讥笑，心中郁闷不已，回到府中一直闷闷不乐，潜退了所有的手下，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中喝酒。这让他如何能不郁闷，昔日这京城众女，哪个不是等着他临幸，哪个不是盼着他能来自己香闺红罗帐中一度春宵，可如今，看看那浪花魁刘怜香的语气，虽然嘴上没说，但是心中估计早已鄙夷的不行，那眼神、那语气赤裸裸的鄙夷啊。也难怪，侯方域苦笑了声，自己堂堂1米85的壮汉，可以说是顶天立地男人中的男人，加上自己是魏忠贤九千岁的义子，就是当朝文武百官都要敬自己半分，再加上自己英俊刚毅的相貌，是个男人都会赞叹不已，是个女人都会芳心悸动。可如今呢，自己这强壮魁梧的身躯，自己昔日也自豪感叹的男性雄体，却被人弄残了，自己下面那个大东西，昔日的雄姿是何等风采，每到深夜里，自己也是爱不释手，反复撸动自己那条如人手腕粗细，未勃起就有40厘米的大根，接着用手抓住那个有如婴儿头一样大的阴囊，感受到里面两个比鹅蛋还要大的卵蛋在里面肆无忌惮的滑动，侯方域喝的半醉，情不自禁的向自己的裤裆抓去，隔着裤子，抓到的却是只有一根已半硬的大屌而已，曾经那袋让自己自豪的东西，已经不在了，被人生生的用刀割掉了，侯方域心中一阵苦涩，直接抱着酒瓶往嘴里猛灌，醉倒在桌子前。

魏忠贤下了朝，刚回到府里，就有人来报告今天发生的事情，听到侯方域受次侮辱，这简直跟打自己的脸一样，侯方域被人阉了，自己他妈的又算什么，还不是太监一个吗，这个仇迟早要报，魏忠贤恨恨的想着。眼前还要隐忍一段时间，暂时还不适宜和孔尚任直接冲突，眼下让侯方域多受点苦楚也算是好事，欲成大事者，一定要有一颗狠心才行。魏忠贤带着几个手下推开侯方域房间的门，迎面就有一股酒气扑来，侯方域醉倒在了酒桌之上。魏忠贤心中颇有些微怒，这个畜生，实在是窝囊，受了点刺激，就知道买醉而已，如此怎么能成大器。“来人，给我泼醒他。”魏忠贤吩咐道，接着便有人去端了盆冷水来，哗啦一下全颇在了侯方域的身上，侯方域猛的惊醒了，却看到魏忠贤怒视着自己，连忙给魏忠贤跪下请安。“万安，还万什么安，跟我到密室来。”魏忠贤骂完抬腿便往密室走去。

密室？侯方域打死都不想再进那个地方，但是依然跟着魏忠贤进了去，魏忠贤潜退了手下，只留了2个心腹在身边，侯方域就跪在了密室的中央，魏忠贤见侯方域浑身湿透了，又怕他受凉，便叫人点了个炭盆进来。侯方域在密室跪着，心中却不断的发颤，昔日就在这密室的中央，自己骑上了骟椅，那锥心刺骨的疼痛，骟的自己两个卵蛋差点碎了，现在想起来都有些隐隐发寒，还有这密室中央的中柱，自己当时就是在那被人划破了阴囊皮，撸出来2个卵蛋，又被人用刀活生生的给割了下来，想到这，侯方域心中更加酸楚，眼泪差点流出来。“抬起头来！”魏忠贤猛的一喝，这个孽子，光知道自怜自艾，一点刚硬之心都没有，这样下去不行。侯方域听到魏忠贤这一生厉喝，猛的抬起了头，看到了魏忠贤，也看到了桌子上摆的东西。桌子上摆的不是别的，正是昔日从侯方域下面活生生割下来的2颗大卵蛋，2颗比鹅蛋还大的卵蛋，足足6斤重，现下正静静的放在了透明的瓶子里，在透明的防腐液中，一点都没变，还是白色的筋膜包裹着，上面连着长长的肉色的输精管。“义父。。。”看到曾经属于自己的那对东西，侯方域哽咽无语，弱弱的喊了声魏忠贤。“哎，域儿，为父并没有怪你，可是你也不能总自怜自艾，今天叫你来这里，就是希望你能回忆起当日所受的刑罚，看到这对卵蛋，是让你不要忘记，自己是因为什么才被阉了。男人大丈夫，吃得万苦，方为万人之上之人。可你如此长吁短叹，哀悼自己的不幸，还能报什么仇。为父也是太监，为父也是阉人，但是放眼当今朝廷之上，只要是挖苦我之人，必定看不到明天的太阳，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权利，只有真正的掌握权利，才能为所欲为，才能笑看天下，指点江山，你可明白？”听到魏忠贤如此激昂的教育自己，侯方域虽然心中依然痛苦，但是还是点着头应允。魏忠贤看到侯方域如此，也明白侯方域一定是心事难了，但是没有时间了，必须让侯方域真正坚强起来。“来人啊”魏忠贤喊道，“属下在。”魏忠贤的心腹喊道，“从今天开始，你们2个便跟着域儿吧，每天带他来见我，当着本王的面，给他撸一撸，一是帮他泻火，一方面也是省去了不少麻烦，省的他意气之争，坏了我的大事，开始吧。”侯方域一听，愣住了，没等他反应过来呢，魏忠贤的2个心腹就开始扒侯方域的衣服，侯方域挣扎了几下。“不许反抗。”魏忠贤又是一声大喝，侯方域只能乖乖的站着，两下二人就将侯方域的披袍拨了下来，接着又解开了侯方域的腰带，往下一拉，便将侯方域的外裤和内裤一起脱了下来，侯方域赤条条的站在了魏忠贤的面前，虽然早已看过侯方域的裸体，但是魏忠贤还是感慨不已，这魁梧雄壮的身躯，真叫人嫉妒不已啊，不过这样的一个男人的男人却是自己的养子，想来也挺有成就感，外加侯方域下面的那2个东西，至今还在自己手里被珍藏把玩，魏忠贤着实暗爽了一把。侯方域的双腿大大的岔开，其中一个锦衣卫蹲了下去，手里握着个大瓷碗，另外一个锦衣卫也蹲了下去，抓住侯方域的大春根，缓缓的撸动起来。2个锦衣卫都在细细的大量侯方域下面的这根家伙，肤色要比周围的肤色暗些，因为受到刺激，此时已经抬起头来了，硬邦邦的握在手里，实在不是一般的舒坦，挺起来后，这根大家伙足足有90厘米长，快有自己的手腕大小粗了，上面的血管根根青筋毕露，杀气腾腾，前方那鹅蛋一样大的龟头，酱紫色又光滑又有弹性，把玩在手里，当真叫人爱不释手。2个人左撸一下，又撸一下，不时的用手掌摩挲着侯方域的大龟头，足足弄了4个多时辰，2个人累得半死，这魏忠贤虽然看的心花怒放，但是4个时辰自己等的也都快不耐烦了，终于2人感觉到了侯方域的身子轻颤，知道终于要射了，便加快了撸动的频率，此时的侯方域更加动情了，浑身的皮肤都绷紧了，两腿像2根柱子一样，岔开的更大了，侯方域的双手也开始情不自禁的捏自己那黑黝黝的两颗乳头，时而用力时而放松。“啊啊”侯方域爆喝，2个锦衣卫见侯方域的双腿微微向里靠拢知道射了，赶紧将大瓷碗放到侯方域的下面的马眼处，接着像给奶牛挤奶一样，极速的撸动侯方域的阴茎，另外一支手也放在侯方域的阴茎根部，在阴茎根部和会阴处之间不断的摩擦，增加侯方域的快感。一股浓浓的精液，顺着侯方域的马眼急射而出，落向大瓷碗的底部，一股腥膻的气息扑面而来，就连坐在远处的魏忠贤都闻到了，呵呵这些卵蛋总算没白吃，作用不小呢，魏忠贤笑着想着。紧接着第二股第三股精液随之喷射而出，良久足足射了几十下，侯方域才射完精，足足一大瓷碗。侯方域一震猛颤，接着浑身倍感舒爽，给他撸精的那个锦衣卫连忙扶住他，怕侯方域摔倒，另外一个锦衣卫连忙将大瓷碗拿给了魏忠贤，足足一大瓷碗的阳精，看的魏忠贤阵阵轻颤，自己都快要高潮了，浓浓的阳精已经数月前捏裆时射出来的不同了，乳白色的部分很少，大部分都是透明的前列腺液，但是腥膻扑鼻的味道，依然让魏忠贤神往不已。这侯方域刚射完精，还在站着，魏忠贤疾步像侯方域走来，然后从兜里掏出来一根10寸长的青色细柳条，自上而下冲着侯方域那射完精依然邦邦硬的大根顶端抽取，啪的一声，侯方域一顿干嚎便捂住了龟头，紧接着魏忠贤又自下而上抽中了侯方域阴茎根部与会阴处中间的地方，曾经侯方域大阴囊大卵蛋的所在，侯方域又是一声干嚎另外一只手捂住了阴茎根部。“这2下，第一下是让你管住自己的骚肉，不要再惹事生非给我添麻烦，第二下是让你回忆当时的疼痛外加提醒你，你那2个东西被人阉了，不在了，以后你每次撸完，都要挨这2下，已保证你不忘昔日之祸，扶他下去吧，另外叫厨房炖一锅上好的补品给他补补身子，还有一会便有人送来2颗大卵蛋，你们2个伺候他吃了吧。下去吧。”魏忠贤吩咐完，2个心腹便替侯方域穿了衣服，扶了下去。

魏忠贤端着侯方域射出来的那碗阳精，像稀世美酒一样，先问了问，腥膻的味道刺鼻而来，又用舌尖舔了舔，细细的泯到嘴里品尝，微咸还有一点点润滑粘爽。数月前，侯方域捏裆射出来的那些阳精，魏忠贤一点都没有浪费，全部喝光，连碗底都细细的舔过，那滋味爽的魏忠贤比喝了琼浆玉液都舒坦，今天这碗魏忠贤也二话不说，直接像喝酒一样，全部喝了下去，喝完后还意犹未尽呢，呵呵，味道还是没变，又想到了侯方域那强壮的身躯，魏忠贤也用手抓着自己已经空荡荡的裤裆，一顿猛搓，也不知道是为了发骚，还是为了泄愤。